

古代汉语修辞

现代汉语修辞

修辞学理论

国外修辞学

比较修辞学

少数民族语言修辞

修辞研究

(第二辑)

主编 吴礼权 李 索

修辞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活动。因为有修辞，语言才能不断发生变化，生生不息，充满活力。汉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然至今仍活力充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修辞创造从未停歇过。研究并总结汉语修辞创造的规律与经验，对进一步促进汉语的运用、研究与推广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吴礼权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语言服务书系 · 修辞研究



修辞研究

(第二辑)



主编 吴礼权 李 索



中国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辞研究·第二辑 / 吴礼权, 李索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12

(语言服务书系·修辞研究)

ISBN 978 - 7 - 5668 - 2251 - 2

I. ①修… II. ①吴… ②李… III. ①修辞学—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7043 号

修辞研究 (第二辑)

XIUCI YANJIU (DIERJI)

主编：吴礼权 李 索

出版人：徐义雄

策划编辑：杜小陆

责任编辑：刘 晶 黄海燕

责任校对：徐晓越

责任印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1.5

字 数：394 千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6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此书由大连大学文学院资助出版

编委会

名誉主编：马庆株

主 编：吴礼权 李 索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 | |
|-----------------|-------------|
| 蔡基刚（复旦大学） | 曹 炜（苏州大学） |
| 陈宏俊（大连理工大学） | 陈毅平（暨南大学） |
| 德力格尔（内蒙古赤峰学院） |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 |
| 段曹林（海南师范大学） | 高日晖（大连大学） |
| 古屋昭弘（[日] 早稻田大学） | 郭伏良（河北大学） |
| 李宝贵（辽宁师范大学） | 李 索（大连大学） |
| 刘乃仲（大连理工大学） | 马庆株（南开大学） |
| 朴正九（[韩] 首尔大学） | 孙银新（北京师范大学） |
| 孙玉文（北京大学） | 唐子恒（山东大学） |
| 温科学（广西大学） | 吴礼权（复旦大学） |
| 肖书文（华中科技大学） | 徐正考（吉林大学） |
| 杨光荣（四川大学） | 杨文全（西南交通大学） |
| 张春泉（西南大学） | 张祖立（大连大学） |
| 祝敏青（福建师范大学） | |

写在前面的话

马庆株 吴礼权

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修辞学的研究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古代，修辞学是文学批评的附庸（当然，古代的文学批评也算得上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现代，由于吸收借鉴了欧美与日本现代修辞学的理论及其学术体系，中国修辞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开始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

修辞学在中国现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虽然在发展期间有过挫折（如在“文革”时期），但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被拓展，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如汉语修辞学史、汉语修辞史、修辞哲学、修辞心理学等的研究，就是学术界公认最有成效的。在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大批经过专业训练的修辞学博士相继进入汉语修辞学教学与研究行列，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 2010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修辞学会年会上成立的第九届理事会，与 2014 年 12 月在苏州大学召开的中国修辞学会年会上成立的第十届理事会，特别注重对修辞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经过七年的努力，新一代修辞学研究者相继成长起来。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近些年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不断有新成果，卓然有成；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也已经成长起来，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

众所周知，学术团体是学术界的天下公器，是组织学术界同仁切磋讨论学术的机构。中国修辞学会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近些年来不断努力组织全国修辞学界的青年同仁开展一系列修辞学研讨活动。自 2013 年开始，每年都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修辞学学术年会，包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每次学术年会都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中青年学者的交流更加密切。为了充分展示这些交流切磋的学术成果，自 2016 年开始，中国修辞学会与大连大学文学院合作编辑出版连续出版物《修辞研究》。《修辞研究》第

一辑已于 2016 年 9 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修辞研究》第一辑，共遴选发表了近些年的年会论文 22 篇。这些论文出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著名高校的知名中年学者之手，学术分量很重，因此在学术界引起良好反响。

《修辞研究》第二辑，马上就要与大家见面了。这一辑除了继续发表知名中年学者的论文外，还秉持着培养学术新人的理念，甄选了一些青年学者的论文予以刊发。在编排上，第二辑延续第一辑的思路，共“古代汉语修辞”“现代汉语修辞”“修辞学理论”“国外修辞学”“比较修辞学”“少数民族语言修辞”六个版块，计 26 篇论文。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马庆株 吴礼权 001

古代汉语修辞

| | |
|--|-----|
| 谈《史记》“俎豆醴进”的“进” 孙玉文 | 002 |
| 《五灯会元》中的比拟句式 卢烈红 | 009 |
| 论对偶辞格的形成基础 罗积勇 | 021 |
| 文言虚词“于”运用中的修辞因素新探 李索 张琪 闫美玲..... | 028 |
| 快慢反义聚合的词义演变 徐时仪 | 039 |
| 典面组构方式研究 朱栋 | 061 |
| 明代女性诗词用典策略研究 鄢文龙 | 072 |
| 语气词在人物塑造上的修辞价值 ——以《红楼梦》为例 谢元春 | 088 |

现代汉语修辞

| | |
|---|-----|
| “洪荒之力”与“蓝瘦香菇”在台湾 刁晏斌 | 102 |
| 新媒体背景下的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孙银新 | 116 |
| 当代网络流行语三字缩略词的生成机制 杨文全 马云超 杨昊 | 129 |
| 网络流行语中四字仿成语格式缩略语的形式分析 杜文霞 谈倩 | 143 |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修辞研究 郭伏良 张品 | 154 |
| 数字语选择与修辞 段曹林 | 164 |
| 语境视域下的小说信息差多视角解读 祝敏青 | 176 |
|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述评的语体特点及社会功用探析 ——以腾讯“新闻哥”为例 刘蕾 | 186 |
| 宿州方言中的詈词及骂詈文化 张德岁 | 195 |

修辞学理论

| | |
|---|-----|
| 修辞学在中文教学中的意义与地位 吴礼权 | 208 |
| 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之六 ——以马建忠《马氏文通》中的“序”等副文本为例 张春泉 | 241 |
| 修辞的地域性研究构想 姜珍婷 | 252 |

国外修辞学

| | |
|--------------------------------------|-----|
| “明”“暗”之辩：隐喻和明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研究综述 陈宏俊 | 268 |
| 走近类比推理：一种特殊的认知思维方式 徐晓燕 | 280 |

比较修辞学

| | |
|--|-----|
| 当代作品中的欧化与言语民族风格的传承 陈毅平 | 294 |
| 模因论视阈下的英汉修辞构式探新 ——以“be + v. ed”构式为例 康志峰 | 301 |
| 民族文化对比下的蒙汉语夸张差异 常晓琴 | 320 |

少数民族语言修辞

隐喻的语言学研究（三）

| | |
|--------------------------------------|-----|
| ——蒙古族婚俗中几个隐喻名称的哲学意义考察 德力格尔 佟桂芬 | 326 |
|--------------------------------------|-----|

学术动态

| | |
|---|-----|
| “修辞创造与汉语发展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修辞学会2016年年会、首届中国国际汉语修辞教学研究会年会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 | 334 |
| “语言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修辞学会2017年年会在内蒙古赤峰学院召开 | 337 |

古代汉语修辞

谈《史记》“俎豆醴进”的“进”

孙玉文^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根据《史记索隐》“(进)音进”，证明《史记·孝武本纪》中“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的“进”，在《史记索隐》所据本中，本不作“进”，“进”为讹字；从不同角度，试图论证这个讹字“进”的原字是“薦”。

关键词：史记；俎豆醴进；讹字；薦

《史记·孝武本纪》：“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犧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中后一句中“俎豆醴进”的“进”，在《史记索隐》（以下简称《索隐》）所据本中，本不作“进”，“进”当为“薦”的讹字。今试说明之。

这里“俎豆醴进”的“进”，《索隐》有注释，中华书局顾颉刚等点校本作：“音进。《汉书》作‘进’。颜师古云：‘具俎豆酒醴而进之。一曰进谓杂物之具，所以加礼也。’”2014年版修订本的点校本也如此点断。这种点断无疑没错，但是新旧两种点校本均未对这个“进”给出校勘记，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

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组成的《史记》读书会上，刘翔宇同学发现：《史记·孝武本纪》的这个“进”，《索隐》说“音进。《汉书》作‘进’”，不合注解的体例，司马贞不可能用“进”字给原文的“进”注音，因为注音字和被注字不可能同字。《索隐》后面说“《汉书》作‘进’……”云云，则是司马贞阐述自己将“俎豆醴进”的“进”注音为“进”的理由。因此，司马贞所据《史记》“俎豆醴进”的“进”以及《索隐》被注字“进”的原文，不可能是“进”字。今本《史记》原文及

^① 作者简介：孙玉文（1962—），湖北黄冈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旧注俱作“进”，当是出于后人在整合不同版本用字歧异时所作的调整。诸家注音，是根据他所见的本子的用字作出来的，后人要将各家的本子整合成一个定本，也只能选择一个本子的用字作为正文，因此出现了注释的文字跟《史记》正文不一的情况。

宋代开始，人们就试图将《史记》不同本子整合为一，并且以裴注为主，将三家注整合到一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一》有“《索隐》《正义》皆单行”条：“《索隐》三十卷，张守节《正义》三十卷，见《唐志》，皆别字单行，不与正文相附，今本皆散入（原注：明监板及震泽王氏、莆田柯氏刻并同）。惟常熟毛晋既专刻《集解》外，又别得北宋刻《索隐》单行本而重翻刻之，是小司马本来面目。自识云：‘倘有问张守节《正义》者，有王震泽行本在。’震泽本亦非唐本三十卷之旧，亦是将司马氏、张氏注散入裴本中者，但必出自宋人，故毛氏云然，张氏三十卷本，今不可得而见矣。”现在看来，这种整合在处理异文方面有时候考虑欠周。

《史记》中的用字，后人整合不同版本用字歧异而改动的远不止这一处。例如《秦楚之际月表》“其后乃放弑”《索隐》：“后乃放杀。杀音弑，谓汤放桀、武王放纣也。”可见《索隐》所据本作“杀”。《礼书》“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隐》：“咱，音含。含谓包容。诸侯已下至士大夫得祭社，故《礼》云‘大夫成群立社曰置社’，亦曰里社也。邹诞生音咱徒滥反，意义亦通，但不见古文，各以意为音耳。今按：《大戴礼》作‘导及士大夫’，导亦通也。今此为‘咱’者，当以导与蹈同，后‘足’字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凿也。”可见，至少《索隐》所见《史记》“函及士大夫”的“函”是写作“咱”的。金琪然同学查阅了《史记》的不同版本，发现北宋景祐监本作“函”，《集解》的注释当是据此作出的；毛氏汲古阁本《史记索隐》作“咱”，《索隐》是根据正文的“咱”字作出的。点校本采用了景祐本及《集解》，没有采用汲古阁本，同时也用了《索隐》的注释，造成《索隐》的注释文字跟正文不一。再如《礼书》：“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这里的“情”字，有的本子作“请”，所以《集解》引徐广：“古‘情’字或假借作‘请’，诸子中多有此比。”像这种情况，笔者建议《史记》的点校本在将来的修订中都加以注明；不然《史记》的注释就跟正文对接不上，注释里出现的被释字在正文中没有出现，显得很突兀，有时还容易让人误解。

这种情况，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有后人注意到了，并作了校勘记，这种做法值得肯定。例如《惠景间侯者年表》“诸侯子弟若肺腑”《索

隐》：“柿府二音。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亲，如木札出于木，树皮附于树也。《诗》云‘如涂涂附’《注》云‘附，木皮也’。”（按：《诗·小雅·角弓》“如涂涂附”郑笺：“附，木桴也。”孔疏：“桴谓木表之粗皮也。”）校勘记：“柿府二音？‘府’，疑当作‘附’。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肺音柿，腑音附’，可证。若作‘府’，则下文‘附，木皮也’突兀不可解。”这对理解《史记》原文及注释很有帮助。可惜，全书这样的校勘记还是少了些。

假定这个换作“进”的字为×，《索隐》从两个相关的理由证明它“音进”。第一个是，所引《汉书》这一段话见《郊祀志上》，原文正作“进”字。第二个是，颜师古在解释《郊祀志上》的这个“进”的字义时，除了将“进”解释为“具俎豆酒醴而进之”，还列出另一种解释。颜师古的两种解释，被解释的字都是“进”字。这说明，《汉书》的这个“进”字，早已写作“进”，可能《汉书》的原文就如此。《史记》在流传中，将这个×改为“进”，可能是据《汉书》及颜师古的注而改动的。另外，《史记·封禅书》也有与《孝武本纪》中这段类似的文字：“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中，相当于×的这个字，正写作“进”，因此，《索隐》以为这个×要“音进”。

二

“有俎豆醴进”的“进”原文当为何字？今试考之。这个×在上下文中要“音进”。从词义上说，它应该有“进献”的意思，而且可以用在将祭品进献给鬼神的场合。因此，要考得这个×的原字，需要在具有“进献”义的词中找。

“某音某”这个术语，在隋唐以前不尽是纯粹用来注音的，有时也有训诂的作用，甚或只有训诂的作用。其作用，一是单纯注音，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治五气，蒼五种”《正义》：“种音肿。”此例甚多，此不备举。二是易字，例如《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正义》：“蛾音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这是说“蛾”又作“豸”。《礼书》“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正义》：“辨音遍。”三是求语源，例如《诗·小雅·沔水》“不可弭忘”《释文》注：“忘音亡。”可能意在揭示“忘”来源于“亡”。

前两种情况居多，其中第二种情况很值得注意。易字有改错字的，有破假借的，有选择异文的。选择异文也很复杂，有确定同义异文的上下文

用字的，也有不同义的异文上下文用字的。被注字和注音字可以读音相同或相近，例如《史记·礼书》“寝兕持虎，鲛麋弥龙，所以养威也”《索隐》：“弥亦音弭，谓金饰衡柂为龙。”弥、弭音近。有的相差很远，例如上面《五帝本纪》“蛾”字《正义》“又音豸”；再如《后汉书·段熲传》“熲复追击于鸾鸟”李贤注：“鸟音爵。”有时候，注家不直接将所易的字用“音某”的形式注出来，而是采取更曲折的办法，注出所易之字的读音。要理解它，需要善于联想。例如《五帝本纪》“鲧负命毁族”《正义》：“负音佩，依《字通》。负，违也。族，类也。鲧性很戾，违负教命，毁败善类，不可用也。《诗》云‘贪人败类’也。”表面上是注音，其实是将“负”字易为“背”字，作“违背”讲，违背的“背”《广韵》蒲昧切，跟“佩”同音。

因此，这个×可以与“进”字的读音相同、相近，也可以相远。但是《史记索隐》说这个字“音进”，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已知条件：在古书中，这个×最好应该有作“进”讲的其他例证。

查《广韵》《集韵》即刃切，除了“进”字，没有其他字作“奉献、送上”讲，因此《索隐》给×注音“进”，这个×在作“奉献、送上”的意义上没有“音进”的读音，这里“音进”是一个易字的术语。

三

有了这些音、义的线索，我们就可以尝试找出讹作“进”的那个×的原字了。《广雅·释诂二》列有16个作“进也”讲的词：“供、奉、献、御、奏、晋、渐、跃、前、陞、敕、奋、揖、簪、薦、许，进也。”其中“晋、跃、前、陞、奋”是前进、行进的“进”，“敕、揖、簪”作“进也”讲很生僻；“献、御、奏、许”有“进献”的意思，但很难见到用在进献给鬼神的场合，“御”在《史记》中很少能见到作“进献”讲的用例，“许”的这一用法古书用例甚为罕见；《史记》“供”作“进献”讲的例子很少，只用了10次，“共”字主要作别的用途。“奉”在《史记》中有作“进献”的用例，但如果《孝武本纪》原文是“五帝独有俎豆醴奉”，就断无改为“进”的理由，因为那样的易字十分罕见。《史记》易字是有版本、语言上的条件的。只有认为原文作“薦”字，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史记》中那个×最有可能是“薦”字。

四

《史记》中“薦”作“奉献、送上”讲例证甚多。例如《孝武本纪》：“于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又：“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薦之。”集解引如淳：“以鼎从行，上至甘泉，将薦之于天也。”又《孝武本纪》：“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封禅书》：“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薦之。”《集解》引徐广：“上言‘从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平淮书》：“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币薦璧，然后得行。”又：“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薦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晋世家》：“太子于是祭其母于曲沃，上其薦胙于献公。”《梁孝王世家》：“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贺正月，法见。”《司马相如列传》：“上帝垂恩储祉，将以薦成。”《集解》引徐广：“以众瑞物初至封禅处，薦之上天，告成功也。”因此，认为《孝武本纪》的“五帝独有俎豆醴进”的“进”原文作“薦”，施之《史记》，文从字顺。

古书中，“薦”和“进”形成异文的例子是有的。尽管《广韵》《集韵》即刃切都没有合适的字，但《古今韵会举要》提供了线索。即刃切“进”下说：“通作‘薦’，《列子》：‘王薦而问之。’”按：《列子·汤问》：“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薦之。”张湛注：“薦，当作进。”这个“薦”是“进用”义，据张湛注，本字当是“进”字。这说明古书中确有“薦”改读为“进”的。类似的例子如，《礼记·祭义》：“亨孰彫芗，尝而薦之，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故烹熟鲜香，尝而进之，非孝也。”这是“进献”义，既可写作“进”，也可写作“薦”。因此，“薦”完全有可能被改作“进”字。

五

“薦”作“奉献、送上”讲，跟“进”本来是同义词，但二者读音不同。《左传·昭公十五年》：“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杜预注：“薦，献也。”《礼记·祭义》：“其薦之也敬以欲。”郑玄注：“薦之，谓进熟也。”《荀子·礼论》：“几筵馈薦告祝，如或飨之。”杨倞注：“薦，进黍稷也。”这个意义的“薦”，古人更多地是用“进”来作解释，这也说明“进”和“薦”是同义词，《仪礼·士昏礼》：“贊者薦脯醢。”郑玄注：“薦，进也。”《左传·宣公十四年》：

“诛而薦贿，则无及也。”杜预注：“薦，进也。”《淮南子·时则训》：“薦鲔于寝庙。”高诱注：“薦，进也。”这些“薦”字，都要按其常音来读。根据《说文》艸部，“薦”本义是“兽之所食艸”。它还有“草垫子”“垫”等意思，后两个意思的本字应该是《说文》的“荐”字，艸部：“荐，薦席也。”段玉裁认为“荐”可以发展出“进献、奉献”的意思，他注释说：“凡注家云‘薦，进也’者，皆‘荐’字假借字。荐者，藉也，故引申之义为进也，陈也。”而“进”自身也可以发展出“进献、奉献”的意思，这样就跟“薦（实即‘荐’）”形成同义词，读音也近似。这个意义的“薦”跟“进”是同源词，王力先生《同源字典》正将“薦”和“进”处理为同源词。

“薦”一般只有在假借为“搢绅”的“搢”字时才读“进”的音。《韩非子·五蠹》：“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薦绅之饰。”《史记·孝武本纪》：“薦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索隐》：“薦音搢。搢，挺也。言挺笏于绅带之间。事出《礼·内则》。今作‘薦’者，古字假借耳。《汉书》作‘搢绅’。”《盐铁论·褒贤》：“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薦绅之徒肆其长衣。长衣，官之也。”张之象注引徐广：“薦绅，即搢绅也，古字假借。”薦，文部；搢，真部。韩非子、司马迁，都是三晋的后裔，可能当地方言中真文二部太相近了，所以有此假借。《汉语大词典》将“薦”通“搢”的用法也列在“作甸切”一读下面，这是不准确的。“薦”既然有“进”的读音，又有相同的词义，那么《史记·孝武本纪》和《封禅书》或作“薦”，或作“进”，《汉书·郊祀志上》写作“进”都是可以理解的。

六

既然在“进献、奉献”的意义上，“薦”和“进”是两个不同的词，“薦”不能读作“进”，那为什么《索隐》要注成“音进”呢？其实，《索隐》已经给了我们原因：“《汉书》作‘进’。颜师古云：‘具俎豆酒醴而进之。一曰进谓杂物之具，所以加礼也。’”这里列了两个原因：一是《汉书·郊祀志》写作“进”；二是有人将“进”理解为“杂物之具”，这个意思只能读“进”，后作“賚”，因此《索隐》认为“俎豆醴薦”的“薦”要改读为“进”字。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理由。表示“进献、奉献”的意思，《史记》多用“薦”，也用“进”。例如《孝武本纪》：“乃令祠官进畤犧牢具，五色食所胜。”《封禅书》：“乃令祠官进畤犧牢具，色食所胜。”《孝武本纪》“泰……俎豆醴进”的“进”原来写作“薦”，这段话在《封禅书》中也出

现了：“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但写作“进”。这大概也是要读“薦”为“进”的原因之一。可能最早裴骃所见《史记》的本子已经改作“进”了。

On Jin (进) of Zu Dou Li Jin (俎豆醴进) in *Historical Records*

Sun Yu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author tries to prove that “jin” (进), one of the sacrificial rites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Record of Xiaowu*, was, in fact, not written as “jin” (进) originally. It has been used wrongly. The paper moves on to try to prove that wrongly used “jin” (进) should be “jian” (薦) at the very beginning.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Zu Dou Li Jin; Wrongly – written words; Jian